

无敌小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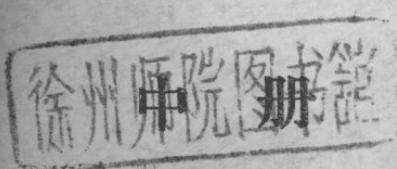


I 247.055652

<1948·中>

无 敌 小 子

卧龙生 著



22268060

目 录

第九章	血雨腥风.....	(283)
第十章	怪情怪仇.....	(316)
第十一章	苦情心泪.....	(354)
第十二章	远古恩怨.....	(389)
第十三章	花琴双魔.....	(423)
第十四章	江山刃飘.....	(457)
第十五章	愈进愈玄.....	(491)
第十六章	血染青山.....	(525)

第九章 血雨腥风

嵩阳玉门虽然在江湖上弟子为数不少，但真正姓玉的却屈指可数，其中外姓弟子占大半数，刘伯乐将玉门分成两派，用心可谓极毒，大半的外姓弟子无形中都站在他那一边，这种情形落进玉夫人的眼里，心中得是大惊，粉面上刹时一片苍白。

那群身穿红袍的高手，皆是刘伯乐的死党，他们在吆喝中朝这里涌来，长剑颤闪，逢人便杀，手下毫不容情。

玉夫人仔细朝那些涌来的红袍高手一看，不禁气得长发披散，双眸圆睁，原来刘伯乐所依持的这些人，全是昔日玉门驱逐出去的不守门规弟子，刘伯乐胸怀二志，暗中和这些人勾结，今日竟要他们做他的助手。

她朝四处围观的玉门弟子，道：“你们难道忘了祖师遗训，永远不背叛师门！”

刘伯乐挥着长剑道：“祖师遗训，只是对姓玉的有效，我们外姓弟子会给玉门立过汗马功劳，也未见玉门给我们什么好处！”

那些四周围观的玉门弟子在刘伯乐的煽动下，大有呼元欲出不势，可是格于祖师遗训，他们却不敢公然作出叛逆师门之事，因为江湖各种门派，对这种欺师灭祖之事最是痛恨，虽然刘伯乐的话有力的敲动了他们的心扉，他们还是不愿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玉夫人得是伤心哀怨，她眼见玉门开山老祖辛辛苦苦经营的基业，便要毁于一旦，那能不伤心欲绝，她眸中全是泪水，颤声的道：“刘伯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！”

刘伯乐嘿嘿一笑道：“我只是要给外姓弟子争一份应得的利益！”

他见自己暗藏的高手倾刻间便将场中情况控制住了，不禁十分得意，长剑一斜冷漠的望着玉夫人。

玉夫人怒声道：“玉门待你们不薄，你！”

刘伯乐哼地一声道：“你们玉家子弟处处显得比我们外姓子弟神气，不但享有种种特权，还处处找我们外姓弟子的麻烦，玉夫人，你是聪明人，该了解到冰冻三尺，决非一日之寒，今日你将玉门的掌门之印交出来便罢，否则玉姓弟子将无一人能够活口！”

玉夫人颤声道：“你要我交出掌门大印！”

刘伯乐嘿地道：“不错，要掌门大印交给我外姓子弟手中，才能拉成平手，那时我们才能相信你玉夫人……”

玉夫人怒声道：“不行，掌门玉印怎可交给你……”

刘伯乐深沉的道：“你不交给我，可要晓得今日的后果！”

玉哪咤大吼道：“姓刘的，你不要美其名给外姓弟子争气，干脆说明你自己想当玉门掌门算了，我母亲待你象是自己家人，没想到你人面兽心，存心不良，我爹才死，你便做出这种事，江湖上明智之士，恐怕都不耻你的为人！”

刘伯乐冷笑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，今日我便以暂代掌门的身份，先清理一下门户，首先我要治你死罪……”

玉哪咤颤声道：“你敢！”

他虽然是个仁勇无敌的高手，但刘伯乐若以暂代掌门身份处置他，玉哪咤纵有三头六臂，也不敢违抗，他闻言神情大变，惶恐的望着玉夫人。

玉夫人当机立断，沉声道：“现在我要收回刘伯乐暂代掌门的身份，他暗谋反叛师门，目无尊长，只要是玉门弟子，任何人都可制裁他！”

刘伯乐闻言嘿嘿一笑道：“玉夫人，你这话说的太晚了！”他斜抖长剑，指了指各处的红袍高手，面上漾起一股浓烈的杀机，道：“你该看看眼前是谁的天下！”

此刻蓝小蝶伴在秋恨生的身边，两人始终冷静的观望着场中变化，她闻言冷笑一声，大声道：“你那群狐群狗党能算什么。”

刘伯乐神情一变，道：“你不是玉门的弟子，请你不要多嘴！”

他深知蓝小蝶身后的靠山太大，在没有成事之前，最好不要乱树强敌，是故，在言谈之间还显得客气。

蓝小蝶哼地一声道：“象你这种人，谁都可以杀你！”

刘伯乐怨毒的瞪了她一眼，沉声道：“蓝姑娘，你还是少管闲事！”

他轻轻一抖长剑，那群红袍汉子在数声大吼中攻了过来，蓝小蝶和玉哪咤身子同时飘起，照着攻来的那些高手扑去，出手之间皆是狠招，丝毫不留情。

刘伯乐诡谲阴险，他晓得自己已将场中情势控制住，身子一跃，直往玉夫人身前移来忖道：“我如果能先擒下夫人，则今日形势……”

他晓得玉夫人是名门之后，平日虽然看来弱不禁风，温

婉娴慧，可是自幼勤练武功，实是一个劲强高手，若非他早摸透了她的家数，他还真不敢轻易得罪这个女人。

玉夫人见刘伯乐不怀善意的朝自己跃来，右拳斜挥，在空中圈起一个半弧，掌心之中立时泛起一股深红的光影，她寒着脸道：“你见识见识我的‘红影掌’！”

刘伯乐见多识广，一眼便看出这种掌法霸道无伦，伤人于无形，他身连跃两次，长剑平空点出，大吼道：“玉夫人，你难道真愿玉门前途整个断送在你的手中，如果你真的想保存玉门的元气，今日便……”

玉夫人含泪叱道：“我宁愿玉门整个瓦解，也不会把它交给你这个丧心病狂，无感无德的狂夫手中……”她攻势凌厉，出手如风，连环数招，攻得刘伯乐连退数步。

但刘伯乐所预藏的那群红袍高手人数众多，刹时便将蓝小蝶和玉哪咤困在一边，此刻情势显明，真正苦斗护门的玉姓弟子寥寥可数，不多时，玉哪咤和蓝小蝶已险象丛生，处在极端危险的逆境，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。

玉夫人心神俱碎，眼看祖上基业要断送在自己手中，她忧心如焚，根本无心和刘伯乐苦缠，由于心神分散，刘伯乐借机反攻，她发丝散乱，竟只有招架的能力。

突然，练武场中响起一声沉重的大吼，道：“刘伯乐，你还不命他们停手！”

但见田少鹏领着无数身着一色黑袍的高手，自练武场外朝这里涌来，他们身手迅捷，剑招如闪，刹时便将那些红袍汉子分开，逐个击溃。

那群红袍高手全是玉门逐出门墙的叛徒，本来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骤见玉门援手大批来到，吆喝声中，四处逃散，各自逃命而去。

刘伯乐和吴桧见所召集的那群人四处逃散，不禁气得浑身直颤，面上变色，他俩深知大势已去，再无留恋的必要，正待突围奔去，可是田少鹏所领来的高手全是一时英豪身手之高，竟逼得两人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。

玉哪咤双目通红，大喝道：“你们还不停手……”

吴桧是个道道地地的小人，一见四面都是人影，不禁吓得手脚发软，长剑朝地上一掷，跪倒地上，颤道：“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……”

刘伯乐怒恨的瞥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个贱骨头！”

他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停下身来，长剑一垂道：“我认命了！”

玉夫人挥手命人将这玉门两大叛徒擒下，望了田少鹏一眼，泪珠如滚的流满脸上，道：“你办的很好……”

田少鹏苦笑道：“如果不是夫人发现的早，我也没办法临时将这许多高手请来……”他一挥手，那些黑袍高手皆有秩序的消逝在长夜里。

玉夫人含泪望了玉哪咤一眼，道：“孩子，现在你便是玉门的掌门人了！”

玉哪咤颤声的道：“妈，孩儿无德无望……”

秋恨生上前握着玉哪咤的手，道：“玉大哥，你不要再谦让了，玉门没有你，等于是蛇无头，现在给令尊大人报仇之事要紧，不是推辞的时候！”

玉哪咤闻言心中一凛，只觉一件重大的责任降临到自己的身上，他长长的吸了口气，道：“秋弟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再推辞！”

远处，黄昏的灯影下，一个混身青袍的汉子缓缓而来，此人面目陌生，根本不是玉门的弟子，玉夫人一怔，望了望

那汉子一眼道：“田少鹏，这个人是谁？”

田少鹏也是一楞道：“不知道。”他迎上前去问道：“朋友，你是……”

那汉子冷冷一笑道：“在下苗哈里，有封信要转交给玉夫人！”

他自怀中缓缓拿出一纸信笺，双手直朝玉夫人送去，玉夫人并不伸手去接，朝身后一个儒生模样的文士，道：“林老师，请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！”

林先生是玉门请来的私塾老师，今日因玉门发生变乱，而悄悄站在这里观望，玉夫人话声一落，他急忙迎上去，道：“给我看看！”

苗哈里身子一退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要亲手交给玉夫人！”

玉夫人微微一愣，道：“你是那一派的？”

苗哈里拍拍自己的身上，道：“你看了信便知道了！”

玉夫人轻舒手掌，将那信笺接了过来，她启开一看，心中陡地往下一沉，面上神情一冷，将那封信又折了起来，她凝重的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苗哈里拱拱手，嘿嘿笑道：“在下任务完毕，已可回去交待了……”

但见他身子直若流水，毫不停留的穿空而去，他来的突然，去的也突然，玉门虽然高手如云，却也无法拦阻。

玉哪咤仰起脸来，问道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玉夫人凝重的道：“现在你立刻召集人手，严密的防守这里，信上说明今晚四更发动，也许现在他们已守在外面了。”

玉哪咤闻言一楞，急忙将那信笺夺将过来，仔细一看，

心弦剧颤，他气得将那信笺撕得粉碎，怒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无名岛竟敢向我们要人！”

蓝小蝶冷笑道：“孤飞龙可是要讨取那个无名岛的少女！”

她没料到无名岛消息如此灵通，一下子便寻到这里来，她只觉心中怒气集涌，深情的瞥了秋恨生一眼，道：“他来的正好！”

玉夫人当机立断的道：“田少鹏，你立刻带五个好手，在庄外巡看一下，只要发现有可疑人物，擒回庄中再说，若是遇到抵抗时，格杀勿论……”

田少鹏是玉门中强悍精明的高手，他领命之后，立刻挑选了五个得力助手直往院外奔去，而此刻玉哪咤调配高手，将各处重要地方全派高手守住。

夜深如水，玉门流年不利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只见各处人影幌动，刹时杀机四伏，一片肃杀之象。

突然，远处连珠般的响起四声巨响，沉重的响声传进每个人的耳中嗡嗡直鸣，玉哪咤神情一变，问道：“什么声音？”

话声方落，田少鹏满身火药味，衣袍尽碎的跑了进来，他剧烈的喘了两口气，苦涩的道：“玉公子，无名岛的高手将本庄各处都严密的看守着，只要我们的人一出大门，他们便以火珠连环炮袭击，刚才我和弟兄们一出去便中了埋伏，只剩下我一人跑回来，其余的全都尽义了……”

玉夫人颤声的道：“他们竟将神火门的红发娘娘请来了……”

当时江湖上虽然门派林立，但以火器闻名于当时的，仅有神火门一派，由于那时人们知识浅陋，不明火药之理，一

见这种霸道的东西，敬鬼神而远之，称为神器，接玉门高手一听神火门的红发姑娘到了，全都没了主意。

秋恨生自服了玉夫人的绝世灵药之后，身上重伤已大体痊愈，他见无名岛以这种霸道东西杀人，不禁愤膺填胸，一颤‘落日刀’道：“玉大哥，我去领教神火门的高招……”

玉哪咤摇摇头道：“这种怪利器霸道无比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，我们大伙各想想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冲出庄外”

蓝小蝶秀眉直皱道：“照目前这种情形看，大家都要被困在这里了！”

长夜之中，半空里突然响起数声铿锵的铜锣之声，清脆的铜锣声随着夜风飘来，只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“请玉哪咤出来答话！”

秋恨生和玉哪咤身形同时一幌，随着飘来的话声之处扑去，在那高高的围墙之外，只见半空里站着四五个人影，这些人站在墙外的榕树树梢上，随着凉风摇幌，仅凭对方显露的这手轻功，便知遇上了劲敌。

站在树梢子最上面的是一个身穿青黄斗篷的红发老妪，其他的俱劲装疾服，腰下俱挂着一个鹿皮袋，里面硬鼓鼓的，显然这些人身上都带了霸道的火器。

玉哪咤冷冷地道：“玉哪咤在此，你们有什么指教！”

那个红发老妪哼哼两声，道：“我红发娘娘受无名岛主人之托，特地过来传话，现在你们玉门已给无名岛和神火门重重的包围了，无名岛主人为念在武林同派的份上，不愿多伤人命，希望你们赶快将无名岛的那个女弟子放出来，否则，你们玉门弟子一个也跑不出去，全都要丧命此地……”

玉哪咤沉声道：“胡说，凭无名岛和神火门也敢口出大言！”

红发娘娘哼哼两声道：“我不跟你多说，现在你只要告诉我，到底是放不放人……”

她在树梢上凝立着，稳若磐石，身子轻若鹅毛，虽在说话，也不见丝毫不沉之势。

玉哪咤怒声道：“不放人！……”

红发娘娘嘿地一声道：“好，神火门今日没什么见面礼，只请玉公子先收下一点小东西，请笑纳……”

只闻数声长笑，自地面上倏地冲起几道人影，这些人由苗哈里带头，手上各持了两颗人头，他们身子在空中一个旋转，抖手将手中的人头抛进墙来，这些人头鲜血淋漓迎着夜风，腥味喷鼻，摔在地上，竟有十二人之多。

红发娘娘嘿地道：“这都是贵门的高手。”

玉哪咤低头一看，发丝陡竖，目皆欲裂，这些死去的弟子，全都是玉门外出，或是路远晚归的人，没想到半路上给无名岛和神火门高手截住杀死，看上去刀痕犹新，仿佛是刚刚杀的，也许红发娘娘借题发挥，先给玉门一点警告，含有示威的成份较浓。

玉哪咤大吼一声道：“我和你们拚了……”

他和秋恨生几乎是同时掠起，两人各自左右跃上墙头，刀剑直举，照着红发娘娘的身前挥去。

红发娘娘冷笑道：“你们找死——”但见她袍袖一挥，继续道：“通通给我下去！”

那数个树梢上的劲装汉子同时大喝一声，各自抖手发出数颗乌光流散的怪暗器，这些暗器发时劲啸回异，密集如麻的朝秋恨生和玉哪咤扑出的身子击来。

秋恨生大声道：“玉大哥快退——”

他右手斜提落日刀，左手瞬快的一伸一缩一股浩瀚的大

力翻涌而去，登时将那击来的暗器逼得四散射舞。

在这仅有的一刹那，‘落日刀’如风的劈将出去，斩在那棵榕树上，那棵大榕树立时倾倒，树上的人纷纷朝地下落去。

“砰砰砰——”

神火的霹震子一碰到阻力，立刻连环的爆炸开来，只见烟尘四溢，火光流闪，断枝残叶纷飞乱，谁也没想到这种暗器霸道的简直是不能力敌。

玉哪咤和秋恨生虽然退的快，身上不禁也被那火药溅得满身着火，两人身子一落地，立刻在地上一滚，把身上的火苗子滚灭。

玉哪咤站起来苦涩的道：“看来我们被困在这里了”

此刻玉夫人和蓝小蝶随着跟来，众人见神火门的暗器如此厉害，俱黯然无语，玉夫人轻叹一声道：“没有关系，我们粮仓里的积粮无数，足够能维持三个月，我就不相信无名岛和神火门能够和我们耗上如此之久……”

玉哪咤精神一振，本来还在担心粮食不接，若困在此地，岂不要将全院的人活活饿死，现在他后顾之忧一除，大声道：“我们先回大厅，再商量对敌之策！”

他召集玉门所有的领队高手，齐集中在大厅里，大厅中灯火辉煌，高手无数，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想出适当的方法，解决玉门此刻的处境。

但见玉门诸高手俱浓愁罩面，苦笑无言，偌大一个客间，竟无一人敢站起来发言，玉夫人凝重的道：“唯一之路，便是和对方正面一斗。”

玉哪咤摇头道：“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交出那个少女，根本不和我们接触，如果我们无法将他们仗以霸道的火

器破去，老实说，凭着血肉之驱，谁都没有办法对付……”

田少鹏站起身来道：“我们派勇士队冲出去……”

玉哪咤摇头道：“这个我也想到了，无名岛敢公开的围困我们玉门，没有相当把握，他们决不会轻易而来，我们就是冲出去十一个八个，还不是被他们以大鱼吃小鱼的方式，通通干掉，试想冲出去有什么价值。”

众人闻言登时默然，要知玉哪咤分析的相当精确，如果玉门的人真能如想象的那样杀将出去，虽然能给无名岛的人严重巨创，但自己这方面也要牺牲太多，也许是去无回，白白丢掉无数人的生命。

此情此景，玉哪咤象个被围在核下的苦将，虽能骁勇善战，却不得其法，他斜睨了秋恨生一眼，只见秋恨生低帘垂目，端坐深思。

蓝小蝶突然满脸兴奋的道：“玉公子，请立刻派人给我准备两只飞鸽，在必要的时候，我只有请家父出面解救了……”

她父亲蓝衣先生在当今武林中是赫赫有名之士，如果她能将这个老人请出来，玉门这点困难自然会迎刃而解，可是堂堂一派高手，若要借他人力量，去度过今日的难关，玉门在江湖上的名声也将大打折扣。

玉夫人苦笑道：“蓝姑娘好意，玉门心领了，这点小事那敢有惊动令尊大人，如果我们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再……”

蓝小蝶知玉夫人倔强自傲，轻易不会松口，她只是抿嘴笑笑，没有再表示什么。

此刻，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阵吱吱怪叫之声，这种声音颇不多闻，只有晚上三更半夜时偶尔会听见这种声音，所以客间的高手俱是一愣，凝神竖耳的聆听着，吱吱之声不绝，又

响起杂乱的草动声，玉夫人满面苍白的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秋恨生此刻把眼睛一睁，断然的道：“老鼠！”
蓝小蝶混身一颤，长呼道：“老鼠！”
她虽然有一身祖传无敌绝高身手，生平却最怕老鼠，骤闻秋恨生说出‘老鼠’数字，不禁吓得惊叫出声，幌身偎依在秋恨生的身边，全身竟瑟瑟的抖颤不已。

玉哪咤一呆道：“我们这里虽然是随处可见老鼠，可是那里会有如此之多……”心里诧异，满面惶恐之色。

客间的大门在此时重重的响了起来，大门启处，一个满头大汗的汉子推门而进，他满面恐怖的道：“报告玉公子，屋外大批老鼠涌了进来！”
玉哪咤直皱眉头的道：“放火烧！”

那汉子苦笑道：“我们放火烧过了，可是这些老鼠好象是有人操纵一样，居然对火丝毫不理会，直往粮仓里奔去……”

玉哪咤闻言全身大颤，急忙夺门奔出，他身子才扑出门外，只见稀疏疏的冷月下，遍地皆是鼓压压的大老鼠，这群大老鼠奔波急去之间，一个连一个的咬着尾巴，有秩序的朝前奔行，这些罕见的老鼠每只都有猫那样大，凶厉狰狞，使人一见大骇，若非视目所见，当真是不相信世上有这种百不一见的大老鼠。

玉门许多高手持着火炬追赶，无奈鼠群有数万之多，它们仿佛是军队似的，整群的往粮仓里奔去。

这些巨大的老鼠都是世上的破坏能手，但见它们的前哨兵咬碎了厚厚的粮仓板墙，风集云涌的钻了进去。

刹时，吱吱之声大作，整个粮仓里面都是鼠辈的天下，那座粮仓是玉门屯集粮食的总仓，此刻突然突然涌进上万的

鼠辈，任谁也莫可奈何。

玉哪咤气的直跺地面道：“这如何是好！”
他命门下弟子将粮仓的大门启开，只见那群上万的老鼠密密麻麻的上下钻动，争先恐后的抢食着仓中的白米，它们食量惊人，刹时之间便将粮仓里的白米食去将近半数，如果再任它们张狂下去，整个粮仓的米都要毁在它们手里。

秋恨生望着仓中进景，道：“玉大哥，你必须要设法驱逐他们！”

世上有驭蛇，驭蛙，役象，役牛，练蝎与演蚤之学，从无闻过有驭鼠之事，玉哪咤虽然博学多才，也不知这群鼠辈是从哪里来的，他望着这上万的老鼠摇头苦笑，而对仓中雪白大米，目中竟淌下了泪水……。

要知农耕之社，视米如天，不管此人家中纵是万贯之财，一旦自己辛辛苦苦耕收的粮食塌毁尽之时，任谁都会忍受不了。

他愤愤的道：“这是天灭玉门，自古以来嵩阳一地便没听说过有这种霸道的老鼠，谁想到今日在无名岛困我之时，突然又出了天灾，这岂不是天毁玉门……”

在他身后的蓝小蝶此刻突幽幽一叹，颤声道：“这是鬼鼠！”

她虽然最怕见老鼠，但因骤闻有这许多老鼠出现，禁不住心中好奇，跟着他们后面，出来偷看粮仓中鼠抢食的奇景，那知当她看清这群老鼠的长像之后，立刻认出那是罕见罕闻的钻天之鼠——传言中的鬼鼠。

玉夫人混身直颤道：“你看这是鬼鼠！”

蓝小蝶面色苍白的道：“我爹爹常常讲给我听鬼鼠之役……”

相传在百年之前，盘古劈地之后无数年间，发生一次鼠猫之争，猫鼠因水火不容，而在百神之前各精选猫鼠高手，沿路大战，猫虽能克鼠，鼠也能制猫，双方激战之下，却给人间留下了无穷的祸害，原来鬼鼠在伤亡之下，认为要绝猫必须先绝人，于是它们利用身上之鼠毒，随处散播，因此当时鼠役流行，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鼠役之中，这虽是无史之言，但却大有哲理。

玉夫人双眸突然一睁，道：“这么说此事不是无因而来了！”

玉哪咤一怔道：“妈，你说什么？”

玉夫人凝重的道：“孩子，这是海外鬼鼠穴的鼠群，相传海外有一岛，岛上全是野鼠，此岛因为四面临海，鬼鼠从不出岛一步，故鲜有人知道此岛在什么地方！”

玉哪咤摇头道：“即然是无人之岛，当然无人能将这群鬼鼠……”

玉夫人摇头道：“岛上有个人驭鼠大师，姓欧阳单名一个复字，此人怪绝乖戾，杀鼠度日，在那岛上因长年和群鼠为友，终于让他想出操纵控制役鼠的方法！”

玉哪咤满面惊诧的道：“妈，你说的是那个欧阳复老怪物！”

玉夫人在昏黄的火炬下，面靥显的苍白无比，她见身后的人，目光全集中在她的身上，晓得这点武林典故非说不可，她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凝重的道：“欧阳复以凶残毒狠闻名，自被中原武林逐出外岛后，终日躲在那个鼠岛上，发誓要勤练武技，返回中原要报此仇，但因他临去之时，双足被重重的打伤，即若他有多大的道行，也无法使自己行动自如……”

秋恨生哦了一声道：“那这个欧复根本不可能再返回本土了，今日群鼠横行，祸从天降，我看不可能和欧阳复有